



葉·科拉洛夫著

他們成为勇敢的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他們成为勇敢的人

葉·科拉洛夫著 吳世穀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他們成为勇敢的人

〔保〕叶·科拉洛夫著

吳世穀譯

滕砥平校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公私合營慈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11 3/4 印張 3 插頁 286,000 字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 (6)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保加利亞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三年，爆发了有名的九月起义。本書描写当时保加利亞一个乡村里的几个青年和少年在风起云涌般的革命浪潮中受到鍛煉，漸漸成長起来，变成了坚强的人民战士。

本書主人翁加林和他亲密的朋友儒夫柯，都出生在貧寒的家庭。他們一面做零工，一面念中学。当时革命的影响滲入了他們的学校，他們冒着风雪，募捐支援罢工工人，暗地里参加五一遊行，秘密学习革命理論，在那几年的学校生活中学到了許多課堂上学不到的知識，终于在九月起义爆发以后，拿起武器，参加了武装斗争。起义失败了。加林的父亲斯塔明諾夫英勇就义，他們敬爱的老师季莫夫也壯烈牺牲了。但是他們和許多新战士已經成長起来，繼續不断地从事革命斗争。

ЕМИЛ КОРАЛОВ
ШКОЛА СМЕЛЫ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目 次

第 一 部

1. 加林	7
2. 瓦厂的主人	16
3. 米尔卡	24
4. 战士归来	31
5. 索柯尔	38
6. 白衣女孩	45
7. 逃跑	52
8. 老一套不行了	61
9. 洪水	68
10. 抢劫者的暴动	77

第 二 部

1. 在异地的城市里	97
2. 在中学里	105
3. 走路的人	115
4. 蒙着羊皮的狼	121
5. 贵客	127
6. 青年在积极工作	133

7. 俱乐部里相遇	148
8. 归来	162
9. 在罢工的日子里	172
10. 米尔卡的父亲也罢工了	178
11. 这只是开始	188
12. 走路的人数增加了	196
13. 小组	201
14. 紅玫瑰	215
15. 暴风雨的結束	224

第 三 部

1. 共青团員	241
2. 球賽	253
3. 政变	264
4. 都是一路貨	275
5. 武装起来	284
6. 法西斯分子在行动	292
7. 在森林里	297
8. 決議通过了	304
6. 难忘的会見	307
10. 第一夜	311
11. 联络员	322
12. 爭夺別尔柯維察的战斗	330
13. 实力悬殊的斗争	337
14. 不朽的人	349
15. 火災	356
16. 走上新路	369



第一部

1. 加林

高临克拉斯諾谷地的一个光秃的山崗上，站着一个穿褪色的粗布短衫的少年。他注視着远方。

一条坎坷不平的路，弯弯曲曲地通过塵土飞揚的收割后的田地和褐色的黑莓叢。少年用手遮着眼睛，擋住阳光。路上沒有一個人从城里走来。只有几輛运草的大車格吱格吱地发着悲哀的响声，順着車轍搖搖晃晃地駛下那露出白色村屋的谷地。有几輛車上还坐着几个穿粗布短衫的小孩。

加林坐在干枯了的草上。田塍上，那些年青的梨树的圓球形树梢已經发黃了，上面还長滿許多細小的果实，但是这些果实一点也沒引起这个少年的注意。在还未收割的玉米田里，微风逗弄着瘦小的玉米棒子周圍那些麻絲般垂下来的金黃色的卷須。紅色的桑树后

面，閃過幾個光着腳、沒戴帽子的小孩，那是加林的伙伴。桑樹上的桑葚和草地上的草莓都摘光了。但是田塍上的矮樹叢里還看得見熟透了的黑莓和辣舌頭的紅色的野薔薇果。

加林沒向伙伴走去。他們那愉快的遊戲吸引不了他。他們誰也不了解他每天夜晚在做什么，不了解如果他夜里突然給抓住，他會出什麼事。

加林的童年是在這谷地里，在這兒的叢林里和窪地上，在這些林中空地和陽光炙曬的斜坡上度過的。

春天和夏天，他和弟弟、姐姐、妹妹在田野里采集酸模草、蕁麻和大黃，采集用來做“却爾巴”^①的野菌。因為有時家里沒什麼可吃的。秋天，孩子們燒起大堆大堆的篝火，直到深夜還在木炭上烘烤大肚子南瓜。這兒，在山崗旁邊，長着兩棵大桑樹。一棵桑葚是紅的，一棵桑葚是黑的。孩子們在桑樹的樹蔭下做功課，讀書。稍過去一點，沿着馬鞍形的山凹，繁茂的胡桃林綿延幾公里，林中到處都是鸛鳥和夜鶯。孩子們把樹林劃分成幾塊地盤，對鸛鳥做窠的地方互相保守秘密。在小鳥還沒長成的時候，就把它們捉到自己尖頂的羊皮帽子里，然後拿回家關進籠里。秋天，他們把胡桃裝滿各色土布做的袋子。至於那遠在巴爾干山^②的許多高崗前面的山毛櫸林和槲櫟林，那兒冬天只有兔子在光滑耀目的雪地上歡跳，狐狸用毛茸茸的尾巴掃着雪，偵察着想要捕捉的動物的踪跡。春天，只有膽小的羚羊從巴爾干山脈上走下來吃草原上多汁的牧草。

三年以前，一九一五年，加林的父親正是沿着這條路同其他的青年壯年一道離村去打仗的。

有些當兵的人回來了。三個星期以來，他們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單獨一人，飢餓不堪，長着虱子，衣服襤褸，光着腳，走進村來。他們

① 却爾巴是一種濃肉湯或菜湯。——俄譯者

② 巴爾干山是由西而東橫過保加利亞的山脈。——俄譯者

都講着在前綫經歷過的痛苦和恐懼。他們中間有一個從瓦廠去的青年工人斯特拉希爾，他家住在此村上地勢較低的那一頭，把大家召集到村里的廣場上，說：

“弟兄們，我們老是缺衣少鞋的。我們病死就象死蒼蠅一樣。發給我們的不是麵包，只是一團團髒東西。你要是反抗，馬上就送上軍事法庭。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國王的軍官在審判的時候又是多么不講理！幾乎是一律槍斃。據說都是暴動者！……過這種生活，我們連尿都不能撒了！於是士兵們起來了：‘回家去！’事情是在多布洛波列附近開始的。我們離開戰壕。讓財主們去打仗。德國人弄來騎在我們頭上的那個保王菲迪南^①在哪兒呢？讓他和他的臣僚們到這兒來！叫他們說：我們是不是人！我們的父母難道不會哭我們？開頭搞得倒挺好。到了拉多米爾，國王被推翻了；大家叫他滾回家去！共和國宣布成立了！接着，我們就到索非亞去。可是那兒搞壞了。事情不象在俄國那樣進行到底。嘿，俄國人真有本事！他們都是好漢子！可是我們在前綫沒有能干的領導人。一個把我們拖向東，另一個把我們拖向西。在索非亞附近的伏拉達亞村，叛國的大地主們用機槍射擊我們。那些該死的惡棍，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還叫來了德國軍隊。弟兄們，我們在伏拉達亞附近被打垮了。他們對我們大殺大砍，好象我們這三年不是替他們流的血！多少人被關進了監牢呀！但是我們的事不能算完……將來我們會在街上開會慶祝的。俄國現在有列寧。工人和農民當了家，宣布了和平。將來我們也得那樣做，我們要和他們一樣……”

加林听着，心里非常害怕。如果他父親也參加那些戰鬥，那會怎樣呢？……要是父親被關進了監牢，或者打死了，怎麼辦？……他恐怕永遠回不來了……

① 1887年，前奧國軍官，德國沙克遜—科堡王菲迪南登上了保加利亞王位。他統治保加利亞一直到1918年。

太阳突然紅了一陣，然后向帳幕一样張开在地平綫上的老櫟树林后面落下去。加林望着科姆山上空殷紅的云块，心里十分忧郁。

天快黑了，夜晚他又要去……又要蹑手蹑脚，东張西望，順着僻靜的圍牆，沿着黑暗无人的街道奔跑。如果今天他被抓住了呢？……如果警官看見他，而且这一次开枪呢？……

低地上，有条小河干了，留下一个个水塘，沿着水塘有些白色的村屋，从那里傳来了狗叫声、大車格吱格吱的响声、磨房的滾子均匀的轉动声。妇女們在小河岸上捶大麻。由于战争，巴尔干山脈上这个穷村子的居民的衣服都是破破爛爛的，現在他們正忙着把所有收割下来的大麻拿来加工。

村里孩子們的喧嚷声安靜下来了。更清晰地傳来了駕具的碰撞声、銅罐的响声。原来加林的伙伴們已經停止游戏，跑到井边替母亲提水，喂犏牛和水牛喝水，并从牧場上把母羊赶回来了。

天色漆黑以前，加林長久地望着进城的道路。这条路沿着櫟树林蜿蜒前进，爬上双峰的山崗，又下到谷地，向那架在干涸的小河上的石桥延伸过去。

加林恐惧地等待着黑夜，心情沉重地走向村边自己的小屋；这时候，小屋的窗子里已經顫动着一星灯火了。

母亲和姐姐米尔卡坐在矮凳上編織。小妹妹卓尔卡和弟弟安德烈在他們身边游戏。箱子上燃着一根浮在灯油罐里的細灯芯，灯芯冒着烟，暗淡的灯光投射在母亲忧虑的臉上。母亲把几条粗黑的辮子盤在头頂上挽了个髻。这使她的瘦脸显得更加瘦削。眼睛也陷了进去。她没有看儿子，就說：

“去吃吧！”

桌上摆着一片撒上了胡椒粉的面包。

“快点躺下，临走以前得好好地睡一觉。”

加林沒有做声。只斜眼望着母亲和姐姐。他想喊：

“媽媽，我再也不願意去那兒了！今天讓米爾卡去吧。要知道她比我大。女孩又有什么關係！”

但是他什麼也沒說就躺下了。他翻來復去地折騰了很久才睡着了。

鬧鐘叮鈴一响，睡意未消的加林就从床上跳下来，摸索着从釘子上取下父亲的粗羊毛旧外套。这是他預先挂在床头的，免得在黑暗中找不到。外套長得拖到了他的脚后跟。母亲从厨房里拿来了一个布包递給他，說：

“你怎么发抖呀？”

“冷……”

“根本不冷。活动活动就暖和了，”她在儿子周圍忧虑地張羅着。

“媽媽，要是我被抓住了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句話怎么脫口說出來的。

床格吱格吱地响。米爾卡起来了。她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在晨光熹微中閃着光。

“我同他一起去，好不好？”

“为什么？”母亲攔住她，但是看見儿子的眼光里透着不安和期待，又說：“也好，去吧。”

加林困窘地望着姐姐穿上長筒毛袜和衣服，脖子上圍好母亲的披巾。他們走到院子里，天还没有亮。但是现在他并不象过去几晚那样害怕了。周圍似乎亮堂点。母亲象往常送他一个人一样，送他們倆走过庭园，沿着狭窄的、黄叶遍地的小路走到石头圍牆外面的田野里。寒冷的、黎明前的寂靜籠罩着两个孩子。路上遇見的树枝，被复着紅褐色的树叶，好象都冻僵了。米爾卡走在前面，向黑暗中注視着。也許她也害怕，但是她还是和弟弟一同走了，沒有讓他一个人去。林中空地上閃耀着朝露。加林赤着脚觉得精湿冰凉。他冷得发

抖，但已經不覺得害怕。他對姐姐满怀感謝，同時又感到勇氣倍增，於是牽着姐姐的手，有信心地領着她沿着熟路往前走。作為一個有經驗的人，他反而開始安慰姐姐說：

“我這樣領你走，我們就不會碰見人。就是那里，看見嗎？這不過是樹叢，別怕！這是一頭驢子，磨坊主人總要在這裡把它套到大車上。最初我也害怕的。”

加林說話的聲音滿有把握。他把隱約出現在面前這個還未蘇醒的世界上的每一件東西都叫出名稱來說給姐姐聽。每一個變動，每一點響聲，每一絲氣味，他都熟悉。他明白萬一遇到危險，米爾卡一點也幫不了他的忙。但是覺得有她在身邊，他就增加了勇氣。

兩個孩子繞過頭几間村屋，順着僻靜的小巷走。

“就是那里，對面，看見嗎？”他最後叫住姐姐，說。

在熹微的晨光中，她看見一所歪斜斜的小屋。藍色的屋牆上，有一個用炭畫的大黑人，垂着麻絲一樣的長胡須。黑人用牙齒咬着一個南瓜似的大圓麵包。人頭周圍可以勉強看清“麵包房”幾個剝落的字迹。

“你在這裡站一会儿。一有動靜，就向百葉窗扔個小石頭，再跑開。”

他前後望了望，然後走到麵包房的百葉窗前敲了三下。門很快就開了一條縫，縫里伸出一只男人的裸露的胳膊，一手把他拉進去。

“拿布包來！”

這是老麵包師，他的襯衫敞着前胸，袖子卷到肩上。他那剪過發的頭上，豎立着一些挺硬的花頭髮，象刺猬的刺。眉毛上滿是面粉。他從櫃台下拿出兩個大圓麵包，說：

“拿去！不過要輕點！等等，讓我看一看外面有什麼動靜沒有。”

“街上有我姐姐看着哩。”

“這就好了！小伙子，記住：如果你被抓住了，千萬別提到我。咱

們這算是偷呀。”

加林從門里溜出來，同米爾卡一起順着僻靜的、鋪着石塊的小巷跑去。家裡的窗子上已經晃動着東方照亮了的雲彩的反光。加林興奮愉快地吸了幾口山上吹來的清新空氣。母親在院子裡等着他們。他把裝麵包的布包交給她以後，就整個身子連露水沾濕的腳一起鑽進了還很溫暖的土布被窩。一切都順利地對付過去了，他感到十分幸運，所以立刻呼呼睡去。

三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母親絕望地回家來。紅印花布頭巾滑到了肩上。

“哪兒也找不到一點兒面粉！現在怎麼辦呢？……”她呻吟地說。接着她的眼神象瘋了似地向孩子們看了一眼，後來忽然大叫：

“到村長那兒去！立刻去！坐在他家門口，不給麵包不走。聽見沒有？你們楞着干嗎？”

加林、米爾卡、小安德烈和小卓爾卡都吓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驚恐地望着母親。他們忘掉了飢餓，替母親害怕。他們覺得母親馬上要做出一件可怕的事情。

近來，從他們的面粉完了的時候起，母親就心神無主了。她不是昏昏沉沉地走來走去，一連幾個鐘頭不說一句話，就是出去找村里所有的熟人，再不，她就同其他的憂愁的、咒罵過村長的婦女長久地站在村社的糧食店門前。要是得到一點面粉，她就自己把它和成面团，可又不跟平常一樣拿到麵包房去烤，只放在家裡的爐子上烤。麵包烤好了，孩子們吃着，她可緊閉着嘴，站在旁邊，在孩子們吃飽以前，自己一點也不進口。她那兩只陷下去的眼睛充滿了痛苦……

“你們等什么？還是沒听明白嗎？”她繼續喊道。

“媽媽，這怎麼行呢？”米爾卡表示反對。

她已經十五歲了，怎麼能夠象乞丐一樣去向人要吃的呢？

“去，不去就揍你們！”母亲威胁地喊道，吓得安德烈跑出了屋子，其余的孩子也跟着他跑出去。

惊恐万分的孩子們在屋后的庭园里聚在一起。

“现在怎么办呢？”安德烈首先說。他本来是个頑皮透頂的孩子，这时候他可站着，惊惶失措地东張西望。“到村長那里去，他要打；不去，媽媽要罵。”

过了半个鐘头，加林才敢向小屋里望一望。母亲呆呆地站在小窗子旁边。她的眼睛好象哭过了。她望着加林，可是不再問起这件事，好象忘了自己曾經叫孩子們上哪儿了。加林常常看見母亲这样苦惱，每一次都使他联想到前綫上的情形也許比家里还要好点。

其余的孩子也回到屋里来了。

母亲見到兩個小的——安德烈和卓尔卡，她又渾身发抖地跳起来，准备再对他們嚷嚷。但是她只抓住他們的手，把他們用力往屋子外面拖。同时使勁地捏他們的手指，把孩子們捏得直流眼泪。

安德烈以为母亲要拉他們到村長那里去，但是他們来到了一个被征用的面包房門口。这里只为郊外兵營的医院烤面包。

母亲敞开面包房的門，把两个孩子推进去。

“把他們領去吧！”她向面包师喊道。“送给你！……父亲在保卫国家，孩子們可都要餓死了！家里还有兩個。您不也是人嗎？不也是保加利亞人嗎？难道就找不到一片面包給孩子們？”

老面包师惊呆了。他簡直認不出这个瘋狂的妇人就是斯塔明諾夫的沉默溫柔的妻子。

“赫里斯丁娜，我……这是禁止的。唉，好吧，把这拿去。”

“可是明天，明天怎么办？”她没有住口。“每天这样嗎？誰有东西，誰都藏起来！那些有权势的人都吃得飽飽的！只有我們的孩子一点吃的都沒有……”

“唉，赫里斯丁娜，天下的穷人都是这样呀！”老人茫然地說。“这

样吧，天天我都尽力給你藏个大圓面包。只是千万别讓查出来。不然我会因为走私挨枪斃的……軍事时期……”

母亲安靜下来，把面包藏在披巾下面，急急忙忙領着孩子們走的时候，自言自語地小声說：

“世界上还有好人哪！……”

从那时起，他們就不挨餓了。第一个月，加林每到晚上就去拿面包。但是后来实行軍事戒严了，天一黑就禁止居民上街。有一次，加林剛走到面包房附近，鄰近的小巷子里就走出了一个警官。加林想藏在圍牆旁边，但是晚了，那警官已經发现了他。

“你怎么在这里游蕩？探听什么消息嗎？”

加林沒有回答，撒腿就跑。可是必須拿到面包，所以过了半个鐘头，他又回来了。不料还沒来得及走近面包房，那个警官又从酒店里走了出来！

“你干什么？整夜在这儿蹓躑？”他吼叫。“你是誰家的孩子？想在这里干什么？想偷东西嗎？”

加林吓得兩腿发軟，走不动路了。

“走开！滾，小流氓！小心我再看見你！”

那警官用軍刀使勁砍街心的石头，砍得火星四射，使这小伙子心惊胆战。他空手回家，沒拿到面包，第二天全家只好挨餓。

出了这件事以后，母亲就同面包师約好，改在天快亮的时候打发加林去拿面包。因为深夜警官不会在村里露面，而且那时候他的部下也很少上街。但是碰見警官的可怕的印象，一直沒有离开加林的腦海，連白天碰見警官，他也要逃走。

2. 瓦厂的主人

一天清早，加林帶着面包回家，听見后面有粗暴的喊声：

“站住！拿着什么东西？”

加林回过头来，看見街那边警察的制服一閃，他鑽进了小巷子，一陣风似地飞跑。他溜脫了。警察沒有認出他，也沒有发觉他往哪儿跑。加林索索发抖，气喘喘地告訴在院子里干活的母亲說：

“媽媽，我怕到那里去！他們要抓我！”

母亲穿着丈夫的破鞋，手里拿着鉄鍬在干燥的番茄畦上松土。她停止工作，耽心地問儿子說：

“怎么办呢，加林？看样子，我不得不亲自……”

“不，媽媽！你比我更容易被人抓住。”

“那有什么法子呢？……我們这个村子穷极了；如果有人剩下一点东西，也得留下自己吃。今年是个荒年。只有安东·杜馬諾夫家的谷仓滿得快要脹破了，因为他家的地最好。但是……”

“媽媽，你去求求他吧！他会給的。”

“去向那个惡霸低头嗎？我不去！他……”她噎得說不出話来了。

“那么我去找他，媽媽。求他借点儿。爸爸回来就归还。”

“嗯，我們去求这种人，爸爸不喜欢的。再說，將來拿什么来还呢？……如果爸爸不回来呢？……”

儿子沒听懂母亲的話。重新遇見警官的恐惧又是这样的强烈，使他来不及多想，就認為母亲話里的意思是同意他去。

就在这一天午飯后，加林找安东·杜馬諾夫去了。他記得只有父亲在場的时候，这个厂主才不那么連珠炮似地責罵工人。这个財主